

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選載）

羅家倫

——從遷校到發展

武力佔據一個國家的領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當年曠代軍事天才的拿破崙還不能在西班牙達到他的目的，何況滿坑滿谷自命爲小拿破崙的日本小軍閥，要來征服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最優越的偉大中華民族！

九一八事變和松滬戰爭以後，中國學術界，尤其是大學，毫不挫氣，而且加倍邁進。從二二八到七七這一段期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進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時候。中央大學也是和他的學術伴侶，在這邁進軌道上奔向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學像我這樣的一個人，處境却是困難極了。因爲我是略略知道國防政策的一個人，知道中樞是如何積極的準備抗日；同時又是天天和熱血青年接近的一個人，他們天天在要求抗日。我在這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那方面說，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了！所以也祇有做軍歌，跑跑大青山邊的戰壕，以略抒胸中的抑鬱罷！

可是這種抑鬱，被蘆溝橋邊敵人的炮火轟開

了。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上午八時，我在牯嶺知道這消息，心裏明白最後關頭已到。下午一時我在廬山訓練團有一個演講，那時候我興奮極了，但是這消息未經負責當局發表，我是不能隨便宣佈的。所以我祇能在最後結束演講的時候對聽衆說，尤其是向着二千四百多位全國中學校長和教務訓育主任說：「我現在講話的時候，恐怕猛烈的炮火，已經震動了我們的故都，最後關頭已經來臨，我們全國一致武裝起來，保衛我們神聖的祖國罷！」講完以後，在休息室裏，孫連仲、胡宗南兩將軍來向我談這消息，大家都熱血高漲。到那天下午八時，我知道孫連仲將軍也經奉到下山出發的命令了。

那時候，委員長蔣先生一面調兵遣將，一面還是沉着地進行大規模的訓練工作。五天以後，我在仙霞飯店的大樹下看見胡適之先生，他方才從蔣先生處歸來。他很緊張地說是蔣先生告訴他已經調了六師軍隊北上增援，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祇有爲祖國自衛而戰。蔣先生又說，你們

從前總說北方軍事受何梅協定的拘束，現在看事實的表現罷。抗戰軍事的發動，至此是具體化了！

七月十四日我因爲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學聯合招考出題事，乘飛機回南京；十五日從何應欽將軍處知道昨夜平漢路上有一千三百輛火車已經開始大量運兵。當天，我就開始作遷校的佈置。十六日，我回到廬山，那天正當蔣先生在廬山談話席上宣佈他有歷史上重要性的談話，堅決表示抗戰。七月十八日廬山訓練團在海會寺舉行畢業典禮。在巍巍的五老峯下，俯瞰浩浩千頃，一望無際的鄱陽湖，日光反射，現出青碧紫金的水光雲影；司令臺下，整齊的站着五千個受訓人員，軍隊長官、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草綠色的制服，把他們溶成文武合一的景象；這是何等壯偉的奇觀！這時候夏季的驕陽，漸漸當空，蔣先生在烈日下岸然站了二個半鐘頭，演講「建國在作戰的時候」的道理。「抗戰建國」的口號，後來就是從這篇演講裏結晶出來的。蔣先生的汗，從

工。十月初南京的東西大致遷移就緒；爲這次遷移最出力的事務主任李聲軒先生也可以稍微抽身；於是就請他和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先生工程師徐敬直先生前往重慶，辦理校舍建築事宜。一方面通知全體教職員學生於十月十日集中漢口，轉船西上。關於這一部分複雜的交通事宜，都是歸王書林先生主辦的。大家都先後上路了，我於十月五日離開南京，經蕪湖到屯溪，趕往主持十月十日實驗學校的開學典禮。事後即赴漢口，於二十五日乘飛機抵重慶。那時候教職員學生已經有一部分先我而到了。

到重慶以後，知道校舍大致均已就緒。經各位先生不分晝夜的勞苦，分十八個包工，集合一千七百多工人日夜工作——謝謝他們——容一千餘人的校舍，竟於四十二天完成。大家開始搬進去，於十一月初已經開始上課。這個速度，不能不算是一個紀錄！

雖然正當猛烈的戰事，經過長途的跋涉，我們的功課，開得還是很整齊的。我們的圖書儀器，都已搬出，而且展開使用。不但重慶本部開學，並且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已先本校在成都開學了。我們教學的標準，從那時候起到現在止，還沒有比在南京時降低。

我們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較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做了國府爲主持長期抗戰而奠定陪都的前驅。這次搬來的東西，有極笨重的，有很精微的；還有拆卸的飛機三架（航空工程教學之用），泡製好的死尸二十四具（醫學院解剖之用），兩翼四足之流，亦復不少。若是不說到牧場牲畜的遷移，似乎覺得這個西遷的故事不甚完備。中大牧場中有許多國內外很好的牲畜品種，應當保留。我們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輪船的一層；將好的品種，每樣選一對，成了基督教舊約中的羅賓寶筏 (Noah's Ark)。隨着別的東西西上。這真是實現唐人「鵝犬圖書共一船」的詩句了。可是還有餘下來在南京的呢？我以爲管不得了。所以我臨離開的時候，告訴一位留下管理牧場的同人說，萬一敵人逼近首都，這些餘下的牲畜，你可遷則遷，不可遷則放棄了，我們也不能怪你。可是他決不放棄。敵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他於九日見軍事情形不佳，就把這些牲畜用木船過江，由浦口、浦鎮，過安徽，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運。這一段游牧的生活，經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和用籠子騎在牠們背上的美國雞、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的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踏上了他們幾千里長征的路線，每天祇能走十幾里，而且一走兩天要歇三五天。居然於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慶。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了，髣髴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領導這個牲畜長征的，是一位管牧場的玉西亭先生；他平時月薪不過八十元！

到了重慶的第二年，學生人數激增，到了二千以上，沙坪壩的校址容不下了；而且爲疏散關係，也當另闢新址。於是又選擇了一個風景清幽

的地方——柏溪——建築了一個分校。該處逐漸增加房屋，現在可容一千多人，所以現在中央大學的校址爲四處：（一）沙坪壩，（二）柏溪，（三）成都，（四）貴陽。四處有四處的好處，可是四處的開支也不容易呀！

西遷以後，添了一個師範學院，將以前教育學院原有的系維持和改隸以外，還添了七系一科。工學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兩系，機械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從單班加到雙班，機械工程系從單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個低級的技工訓練班。醫學院添了四個年級（從三年級到六年級），去年添了一個牙科門診部，今年還添一個較大規模的醫院。農學院添了一班畜牧獸醫專修科。研究院則加設有七個研究部（政治經濟、物理、化學、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教育心理），連今年授過兩次的碩士學位。今年秋季還要加添五六個研究部。

現在中大所包的部門，除總辦公部分，分（一）教務處（包括註冊組、圖書館），（二）總務處（包括文書組、事務組、出納室、此外還有一個獨立的會計室），（三）訓導處（包括生活指導組、體育衛生組、軍事訓練組、衛生室），和（四）分校主任室（包括教務室、總務室、訓導分處）而外，直接教學的部門，分別如下：

（一）文學院 分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系、歷史學系、哲學系、

（二）理學院 分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地質學系、心理學系。

（三）法學院 分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

系。

(四) 工學院 分土木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建築工程系、航空工程專修班、附屬技工訓練班及各工廠。

(五) 農學院 分農藝系(包括農業經濟與病蟲害兩組)、園藝系、農業化學系、森林學系、畜牧獸醫系、畜牧獸醫專修科、附屬農場三、牧場一。

(六) 師範學院 分國文系、英語系、教育學系、公民訓練系、數學系、理化系、博物系、史地系、藝術系、體育系、童子軍專修科。

(七) 醫學院 分前期與醫後期兩大段落：醫前期分生理學科、人體解剖科、病理學科、組織學科、藥理學科、神經學科、生物化學科；醫後期分內科、外科、牙科、耳鼻喉科、婦產科、骨科、放射科、公共衛生科、附屬醫院。(本年醫院全部完成後，醫後期各科尚須增設。)

(八) 牙醫專科學校 此係獨立單位，由中央大學主辦，即由我委託醫學院院長主持，三年畢業，其更進一步深造六年畢業，為醫學院牙科。一切課程，均與醫學院密切合作，實屬「合之兩利」。國家辦理之牙醫教育機關，僅此一所，很值得社會注意。附設牙醫門診部。

(九) 實驗學校 分高中初中兩部。

(十) 研究院 法科研究所設政治經濟部。理科研究所設數學部、物理學部、化學部。工科研究所設土木工程部(包括水利)、電機工程、機械工程(包括航空)。

農科研究所設農藝部。

師範科研究所設教育心理部。

就上表看來，統計十四個大單位，其中關於直接教學的有七個學院，一個研究院，一個專科學校，一個中等學校。再進一步的分析，則僅教學方面，就有五十六個系科，九個研究部，共計六十五個單位。至教育行政部門和附屬醫院、農場、牧場、工廠和技工訓練班，尚未計入。所以在大學之中，中大內容不能不算是當今最繁複的了。

說到學生人數，在南京最後一學年不過一千零七十二人；到今年則大學和研究院部分共計三千一百五十三人(隨時略有增減)，較南京時約加三倍。外加實驗學校六百五十一人，技工訓練班五十人，共計三千九百五十四人。本年大學本科畢業約四百人，所招新生，當然視合格成績而定人數，但無論如何，必較畢業人數為多；若是多一倍，則總人數一定是四千多人了。

至於所開課程，在南京最後一學年全年共為五百二十四種，本學年則上學期為七百三十七種，下學期為八百二十九種。從本學年起，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預定課程標準開的。

至於每週各班上課時數的總和，則本學年每週講授時間上學期為二〇〇二小時，下學期為一九八〇小時，實驗鐘點上學期一四八二小時，下學期為一五五二小時。至於實驗時數，絕對不祇此數，可以增到一倍，因為實驗地位不敷，有上課在二班而分作幾組作實驗的。這種分組的時數也就不及統計了。

因為學生人數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課程的增加，所以教員人數，不能不比在南京時要增加。現在計教授一八三人，講師三九人，助教一七九人。

戰區學生經濟困難的，和一般學生伙食困難的，由政府給予各種貸金。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國民政府這種寬大的培養青年政策，是每個青年應當感奮的。此外還有中正獎學金和公費免費種種名額。師範學院學生是全部公費待遇的。醫學院學生從本學年一年級起，指定為公費生，也是全部公費待遇的。

這幾年以來，政府不斷的以專門問題，教我們的教員來幫助研究，這學年內並且有時徵調我們高年級的學生去參加某種工作，大家都是欣然參加，從未推却。這是我個人心中常引為欣幸的事。

當我們初來的時候，學生受外間不成熟輿論的影響，常有要求改變課程，受所謂戰時教育的聲浪。那時候他們心目中以為有一種短期速成的教育，像「萬應靈丹」一樣，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懇切的告訴他們，說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學教育裏面，決無「王者之路」(捷徑)

，何況大家不是王者。學問是謹嚴的，是有步驟的。一種學問學好了，平時可用，戰時也可用。到那境界，祇看你們能不能「一隅三反」。戰時教育，祇須把平時教育加緊，更須加重軍事體育的訓練，加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就可以了。當時他們表示接受，但是我知道他們心裏還是不免有點懷疑的。到後來看見一班一班的畢業生出了校

門，都有積極的工作，而且供不應求。再到後來他們被徵調去工作的時候，知道在學校裏學好的，出去可以沒用；沒有學好的，出去了有機會也不能用，於是恍然大悟。

我們在重慶四年了，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過的。我們的學校窮，同人也窮，但是國家在抗戰的時候，誰說窮是不應該的？我們祇能以大義相勸勉，以感情相維繫。四年以內，我們不知道歷盡了幾多困難。我們祇有一點可以勉強告慰國人的，就是在這四年之中，中央大學沒有停頓，而且照常進行，還有一點小小的發展。

但是敵人還是不放過我們的。像去年（二十九年）就被炸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二十九日，第三次是七月四日。房子被炸毀和炸壞的，不下二十幾所。我的辦公室瓦沒有了，牆也沒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的和同人在「室徒一壁」的房子裏面辦公；修好以後，照常開學上課。我們和頑皮的小孩子一樣，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洞去；敵機走了，立刻出來工作。幸賴師生防護服務團裏各位同人的努力，到現在為止，在我們大學的範圍以內，沒有死傷過一個教職員和學生。

民國二十一年我到中大就職的時候，常以十九世紀初葉柏林大學所負的責任來互相砥礪；至今回想，去這理想還不知有多遠。我當時並且找着對手方來抗日的理論，勉勵學生。我認為敵人的稱強，不是一方面的，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們抗日不祇是我國的兵找着敵人的兵來抗，而且，要我國的農找着敵人的農來抗，工找着敵人

的工來抗，商找着敵人的商來抗，學校找着敵人的學校來抗。所以中央大學抗日的對策，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我們現在不應該問我們忠勇的將士，抵抗得過敵人殘暴的軍隊與否，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一般學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一般學術與否。我們希望以科學與一般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强大到轟炸東京的時候，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對付我們一樣。我認清敵人可以炸毀的是我們的物質，炸不毀的是我們的意志！炸得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結果，炸不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經驗！（三十年六月十六日作）（摘自中央大學通訊）

介紹郵政存簿儲金

- 一、歷史悠久——本儲金業務，於民國八年開辦。
- 二、利息優厚——政府為鼓勵民間儲蓄，目前定為月息四厘二毫。
- 三、稅捐免除——郵政儲金法規定，本儲金之利息應免一切稅捐。
- 四、手續簡便——開戶時，祇須填繳立帳聲請書二份。
- 五、金額低小——新臺幣十元即可開戶。
- 六、存提方便——局所普遍，營業時間較長，對於儲戶存提極為方便。
- 七、代收票據——其他銀行或各地郵局票據，本局收受後即代為入帳。

郵政儲金匯業局敬啓